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四七六回 劉縣令具詳請示 施漕督拍案驚奇

卻說劉縣令登場之後，命衙役將屍身抬上，把被褥掀開，不禁吃了一驚！暗道：「這案叫本縣實是驚駭，莫說未曾見過，連這致命的所在，從未聽人說過。若真姦情，本縣定將這姦夫加一等問罪。」當時只見衙役如此驗畢，高聲報道：「男屍身下部致殘，係毒物咬斃。」衙役尚未報畢，賀芳忙到了案前，向縣官說道：「這案求大老爺另換衙役，秉公相驗。此人顯係姦夫賄托，相驗不明。仇瑤夫婦，兩人在牀，明是同房之時下的毒手。這衙役報的毒物咬斃，此乃有心掩飾，欺蒙老爺，求大人復驗。」劉大成聽了此言，趕將衙役傳來問道：「這屍骸身死，乃是夫婦同房，以致斃命，汝何以說是毒物呢？可知這案情重大，不能糊混。汝受何人賄托？從實供來！」衙役見縣官如此詢問，忙跪下回道：「老爺的前程，小人的性命，弑夫案件，非同兒戲。小人若受賄欺蒙，情甘具結。如有相驗不實，請老爺反坐便了。」劉大成見他如此言語，乃道：「你說他是毒物咬斃，你究竟有何憑據呢？」衙役道：「下部尚有齒痕，照此驗來，恐是毒蛇之類。」劉大成還不相信，只得親身下了公座，目睹一番，果然不錯。無奈李賀芳一口咬定是姦夫謀殺。當時劉縣令只得將屍骸權行小殮，詳情臨封相驗。然後將王氏、李氏並賀芳一干人證帶回衙中，細細審問。無奈據仇李氏說他媳婦分賢孝，絕無苟且；王氏但說願隨夫死，惟求大老爺將此案訊明，究竟是何物毒斃！李賀芳總說是另有姦情，請老爺照弑夫案辦。把個劉大成弄得抓耳撓腮，想不出個主見。但看他婆媳言語，迥非姦淫所致。欲想代她剖白，又不敢分相信，一人只是委決不下。卻巧施公命地甲同店主前來，斷那裘伯虎案件，傳他前去。劉公得著此信，自是喜悅非常，說道：「本縣正因這案難辦，難得施大人到此，他乃是第一清官，疑難案件，不知斷了多少，何不向他稟明，請他詳查。」當時便帶了原班，隨著來人，一齊前去。

到了店房，對施公請安已畢，侍立一旁。施公問了名姓，方知便是大成，乃道：「本院一向風聞貴縣的官聲甚好，今日奉請前來，只因本院路過此地，休息在此店中，夜間偶得一夢，因此破了這案件。本院雖是漕督，只因此案乃貴縣境內的事件，特請貴縣前來，將朱二帶回衙中，錄供詳報，照謀財害命的律例抵罪便了。」當時劉大成諾諾連聲，口稱遵命。遂即上前打了一躬，稟道：「卑職有一案不明，本欲具詳請示，幸得憲駕到此，特來面詢。」說畢，將仇瑤的案卷呈上。施公展開看了一遍，也是驚駭非常。乃道：「據這仇李氏的口供，說這王氏實是個孝媳，但是這仇瑤身死，實在可疑。貴縣權將朱二帶回衙中，將此案完結，明日前來候示。」大成見施公也斷不出個虛實，只得遵命退出，帶了犯人，回衙而去。

這裡施公候他去後，復將案卷細看一番，只是不明其理。

暗說：「夫婦敦倫，本是常事，而且他彼此闊別，自必魚水和諧，勝人一倍。為何這般傷法？若謂毒物咬斃，姑作牀上有什麼蛇物，為何王氏也無傷損呢？這事叫本院實在不明。」一人坐在房內，將原卷看了數番之多，依然尋不出理解。到二鼓以後，復又尋思一番，忽然拍案叫道：「必是這個緣故了！」

說著，當時便寫一道札文，將那審案的原由敘在上面，命天霸連夜進城，傳劉大成明日午堂驗明，前來復命。當時天霸只得領了札文，向城中而去。到了縣衙，劉大成當即迎入，天霸遂在身邊將公文取出，交與縣令，對著劉大成說道：「大人吩咐，請貴縣今晚將公事看畢，依計而行，定可知曉。」大成當時稱謝一番，請天霸吃了夜膳，命人送回驛館而去；然後將公事細細看了一遍，回至上房，與夫人商議了一番。

次日早間，未及升堂，將原人證傳齊，說是午堂問訊。此時王氏在獄聽候審訊，忽見有個老年媒婆進來說道：「娘子，今日裡面夫人傳出話來，命我帶你到後堂問話。」當時便將刑具除去，出了獄門，向後堂而去。王氏到了裡面，只見上面旁邊坐了一位二二三歲的少婦人，正中間坐了一位四五歲的中老年太太。當時往前問道：「哪位是夫人？」早有媒婆指道：「這位便是夫人，那中間的便是太夫人。」王氏上前，叩了兩禮。只見太夫人問道：「好一位娘子，偏偏遭了這事。老身聽見，亦為可憐了。你今年紀多大了？」王氏見她二人皆是一團和氣，連忙答道：「小婦人今年二八歲。」太夫人道：「你多大嫁與仇家的，於今幾年了？你丈夫出門貿易，何以這許多年？家中除了婆婆而外，尚有何人？」王氏聽了此言，不禁心內一酸，登時流淚，忙回道：「罪婦八歲於歸，彈指之間已有載。丈夫結婚三月便至廣東，直至前日方歸故里。誰知命途多舛，便爾身亡。想來好不苦惱！」說到此處，那聲便嗚嚶下來，不能再說。太夫人見她如此講話，實不是個淫婦，乃道：「據你說來，實為可歎！但是你丈夫出外，家中做何養活呢？」

王氏道：「針黹度日，侍奉婆婆。」太夫人又道：「你有小孩麼？」王氏道：「丈夫在外，焉有小孩？」問到此處，太夫人便起身歎道：「照此說來，你真苦煞了！難道你年少青春，便能夠久曠在此？我知道你受屈了。隨我走來，有話問你。」便將王氏攜進房中，低聲問道：「你這案件，老爺久知道你是孝婦，無奈你丈夫實是死得奇怪，不將這緣故問明，你那個表小叔李賀芳固然是要上控，就是你這個名節反而有傷。你且將你丈夫那日回來，以及臨睡時同房，如何身死的話細說一番，好與你轉稟老爺，結此案件。」當時王氏只得將前後的話，帶淚含羞，說了一番。

太夫人想了半晌，問道：「照你說來，是同房之時身死的了。但是你平日可曾思念麼？」王氏道：「丈夫初出之時，四五年間，心有所思。只因婦人從來不敢越禮而行，故年以來，猶恐守身未固，時值婆婆年老，立志同臥一牀。一則代丈夫聊盡子道，二則完全自己名節。不覺苦志年，反遭此禍。」太夫人道：「你但言四五年前，偶爾思想，近年可還思想麼？」

王氏道：「近年之間，每遇思念的時節，覺有一物，在腹下裡面蠕動，稍頃便也忘卻了。」太夫人聽了此言，怪道：「難得！

難得！你今日的冤枉可以明白了。」王氏聽得他言，也是不知何故，只見他出來對那少年的婦人低聲的說了一番，然後對王氏道：「你且出去等候，頃刻老爺便升堂了。」當時王氏只得出來。誰知劉大成早已在套房裡面聽得清楚，隨即傳令坐堂，問明此案。不知如何訊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